

陈自仁 著

敦煌之痛

斯坦因在丝绸之路上的探险与盗宝活动

SITANYIN ZAI SICHOU ZHILU SHANG
DE TANXIAN YU DAOBAO HUODONG

DUNHUANG
ZHITONG

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敦煌之痛

斯坦因在丝绸之路上的探险与盗宝活动

STANYIN ZAI SICHOU ZHILU SHANG
DE TANXIAN YU DAOBAO HUODONG

常州大学
藏

陈自仁 著

(DUNHUANG
ZHITONG)

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敦煌之痛:斯坦因在丝绸之路上的探险盗宝活动 /
陈自仁著. -- 兰州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0. 12
ISBN 978-7-80588-806-4

I. ①敦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斯坦因,
M. A. (1862~1943) — 生平事迹 IV. ①K835. 615. 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51034 号

敦煌之痛

陈自仁 著

责任编辑: 刘铁巍

封面设计: 马吉庆

出版发行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

邮 编: 730030

电 话: 0931-8773121(编辑部)

0931-8773269(发行部)

E-mail: gsart@126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gansuart.com>

印 刷: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: 19.25

插 页: 2

字 数: 285 千

版 次: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~5 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80588-806-4

定 价: 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

目 录

第一章 斯坦因其人	1
一 幸福童年	3
二 外出求学	5
三 人生目标	8
第二章 十年磨一剑	15
一 从英国到印度	17
二 探险家注目的地方	22
三 改变命运的计划	24
四 去新疆的护照	31
第三章 初进新疆	37
一 庞大的探险队	39
二 一种间谍行为	44
三 进入喀什噶尔	52
第四章 于阗国故地	57
一 斯坦因的保护神	59
二 初试牛刀	63
三 一个弥天大谎	67
四 金钩钓鱼之计	69
第五章 丹丹乌里克的财富	75
一 古代文书碎片	77
二 传说中的鬼城	79
三 精美的壁画	83
四 恐怖的夜晚	87
第六章 发现精绝国古城	93

一 佉卢文木简	95
二 惊人的收获	98
三 古代垃圾堆	101
四 东西方文化交汇点	105
第七章 12大箱稀世珍宝	109
一 挖掘安迪尔遗址	111
二 一个恐怖的决定	115
三 游戏终于结束了	120
四 给大英帝国的献礼	123
第八章 第二次中国探险计划	127
一 一个计划的流产	129
二 宣誓效忠大英帝国	133
三 对着克什米尔大笑	138
第九章 再进和田	143
一 千年雕塑的毁灭	145
二 奇怪的古代档案馆	152
三 且末国古城遗址	156
第十章 从楼兰挖到米兰	161
一 闯入罗布泊	163
二 楼兰古城的发掘	171
三 堆积如山的文物	177
第十一章 神秘的藏经洞	185
一 震惊世界的发现	187
二 魂不守舍的两个月	193
三 经不起夸奖的王圆篆	199
第十二章 敦煌遗书在滴血	203
一 疯长的欲望	205
二 心怀鬼胎的商贩	211
三 敦煌之痛	215



第十三章 横穿塔克拉玛干	221
一 沿河西走廊考察	223
二 寻找死亡之路	225
三 穿越塔克拉玛干	230
第十四章 至高无上的荣誉	233
一 伤感的告别场面	235
二 切掉的脚趾	238
三 亲吻英国国王的手背	241
第十五章 第三次中国探险	245
一 斯坦因的第一份遗嘱	247
二 雇用惯匪保驾	249
三 从探险家到盗墓贼	252
第十六章 再闯敦煌	257
一 最后 4 箱敦煌遗书	259
二 从黑水城到祁连山	262
三 回鹘国皇家寺院	266
四 转战西亚	269
第十七章 第四次中国探险	273
一 希望一再破灭	275
二 “文物大盗抵华”	281
三 落荒而逃	284
第十八章 中国人的隐痛	289
一 最后一次野外考察	291
二 心脏停止了跳动	294
三 莫忘伤心史	295
后 记	300

第一章

斯坦因其人



一 幸福童年

1862年11月26日，对匈牙利来说，也许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这一天，一对匈牙利犹太人夫妇，为远在千里之外的大英帝国，生了个未来的爵士。他就是奥里尔·斯坦因。

奥里尔·斯坦因的降生，对整个家庭来说，多少有点意外。

这一年，斯坦因的父亲内森·斯坦因和母亲安娜·希施莱尔·斯坦因，早已过了生儿育女的盛年。他们的女儿21岁，大儿子厄恩斯特·爱德华也19岁了。特别是老斯坦因，即将进入老年，看着长大成人的一双儿女，正盼望着抱孙子呢，却得了个儿子，不由喜出望外。

对犹太人家庭来说，孩子出生后，有两件大事要办，一是给孩子洗礼，二是给孩子起名。在这两个问题上，老斯坦因费尽了心思。

当时的欧洲，是基督教的天下。排斥犹太教，打击犹太人，是那个时代的流行病。一些著名的犹太人社会活动家、政治家、科学家、作家和艺术家，被基督教当做异教徒，不断受到迫害。更多的犹太人家庭，被人们限制在犹太人居住区，过着悲惨的生活。

内森·斯坦因是个颇有心计的商人，安娜·希施莱尔·斯坦因，则是名门闺秀。他们的家庭，在当时算不上特别富有，至少也是个小康之家。他们向往自由，向往知识，也向往富裕。他们不愿因为宗教问题，给小儿子带来贫困，带来悲惨的命运。在深思熟虑之后，他们决定让小儿子接受基督教的洗礼。

这是一个机智的决定。决定本身，充满了商业意味。

在当时的犹太人社会，让孩子接受基督教的洗礼，会有

不小的压力，甚至有很大的风险。可是，老斯坦因以他商人特有的精明和顽强，顶住了压力，不仅给小儿子进行了基督教的洗礼，而且按基督教的习惯，给小儿子起名马克·奥里尔。

马克·奥里尔，是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名字。在基督教的观念中，马克相当于圣徒的代名词。“马克·奥里尔”再加上姓，全名应叫“马

克·奥里尔·斯坦因”。可惜，小斯坦因长大后，很少使用这个全名。他总是自称“奥里尔·斯坦因”，他的亲人称他为“奥里尔”，更多的人则直呼他的姓“斯坦因”。

斯坦因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小到同哥哥、姐姐有 20 岁左右的年龄差距，自然受到全家人的宠爱。在家人的眼中，他就是家庭的中心，是家庭的太阳，也是家庭的欢乐之源。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，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小嘴。他聪明和乖巧，常常博得大量的礼物，博得无数的拥抱和亲吻。



▲ 年轻时的斯坦因

在家里，处处护着斯坦因的是哥哥和姐姐，最疼爱斯坦因的还是父亲和母亲。父亲总是用满脸的络腮胡子亲他，亲得他咯咯咯地笑个不停。母亲总是叫他“我的心肝奥里尔”、“我的宝贝奥里尔”。

还有一位给斯坦因的童年带来无限欢乐的人，那就是被他称为



“第二位父亲”的舅舅，匈牙利眼科专家伊格内斯·希施莱尔教授。19 世纪后半叶，整个匈牙利，只有伊格内斯·希施莱尔一个眼科医生。他是一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，又是一位博学的专家。他不像斯坦因的父母那样，仅仅用感情的乳汁，浇灌斯坦因小小的心灵。他总是用自己的学识和成就，用自己人格的力量，来熏陶斯坦因，来影响斯坦因的成长。可以说，斯坦因的童年，从父母和哥哥姐姐那里，得到了无限的欢乐，从舅舅那里，得到了奋进的力量。

二 外出求学

1872 年，斯坦因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，开始了求学生涯。

犹太人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民族。在一些犹太人居住区，读书与信教是不可分割的。一个人不上学、不读书，就像不信教，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可言。

在犹太人看来，信教是接受道德，领悟做人的真谛；读书是接受知识，是掌握做事的本领。而道德和知识，是人生的两根支柱。一个人，有了这两根支柱，才能活着昂立于人世，死后步入天堂。正是犹太人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，使老斯坦因夫妇把 10 岁的小儿子送进了学校。

送斯坦因去哪儿上学，上什么样的学校，接受什么样的教育？在这些问题上，老斯坦因夫妇用心良苦，也极有远见。

当时，他们生活在布达佩斯。这座美丽的都市，位于迷人的多瑙河两岸，由西岸的布达和东岸的佩斯两座城市组成。布达佩斯既是匈牙利的首都，也是匈牙利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交通中心。让自己的孩子在祖国的首都上学，应是每个父母的首选。可是，老斯坦因夫妇的目光，却穿越奥地利、斯洛伐克和捷克，投向了德国。

老斯坦因最终选定的学校，是德国东部德累斯顿的克罗施勒学校。德累斯顿是一座文化名城，坐落在美丽的易北河岸边。克罗施勒学校虽然是一所小学，却是当时德国的名校。让自己的小儿子在那里学习，是老斯坦因的心愿，但不是他唯一的目的。

斯坦因的母语，是马札尔语（即匈牙利语）。马札尔族占匈牙利总人口的 96%，应该说，马札尔语是匈牙利当然的官方语言。可是，在奥地利统治者的铁

蹄之下，马札尔语被打入了另册。1848年3月，匈牙利人举行武装起义。1849年5月，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兵干涉匈牙利起义；8月，起义被镇压。从此，统治者规定，学校和政府只能使用德语，不能使用马札尔语。一直到1860年，在匈牙利人的一再反抗下，奥匈帝国才不得不把马札尔语定为官方语言之一。

匈牙利人经过几十年不屈不挠的斗争，才为马札尔语争得了一席之地，马札尔语最终被统治者定为官方语言。可是，在上流社会，在统治阶层，依然流行德语。那些达官贵人们，莫不操着一口流利的德语。德语在当时，是匈牙利人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。

老斯坦因算不上达官贵人，但他要让小儿子接受德国文化教育。他盼望有一天小儿子能进入上流社会，成为达官贵人。这才是老斯坦因把小儿子送到遥远的德国上学的真正目的，也是老斯坦因作为犹太人、作为商人的精明之处。

可爱的斯坦因，毕竟是个10岁的孩子。他从家庭的太阳，一下变为异国他乡求学的孤儿，开始时，很不适应。他感到孤独，他想家。他无时不怀念被人宠、被人捧、被人爱的欢乐时光。

斯坦因感到孤独。可是，他毕竟不是浪迹天涯的孤儿。家中的亲人，总是通过各种方式，把温暖、关爱和呵护，越过千山万水，送到他的身边。

家中给小斯坦因最多的东西，就是信。信，是那个时代，亲人同斯坦因保持联系的主要手段。三天两头，家中总有信来。每封信上，几乎都是滚烫的语言。信的结尾处，几乎都是甜得发腻、热得烫手的词汇——

“想你，我的宝贝”、“爱你”、“亲吻你”、“拥抱你”、“吻你，再吻你”、“一千次地吻你”……

斯坦因看着这样的字眼，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泪水打湿过多少信纸，斯坦因不记得了。多少个漫漫长夜，斯坦因都是亲吻着亲人的来信，进入甜蜜的梦乡。

奥里尔·斯坦因浪迹天涯的一生，是从他到异国他乡求学的那一天开始的。那一年，他才10岁。

10岁开始浪迹天涯，也许太早了。但从斯坦因的一生来看，他的浪迹生涯，的确是从那一年开始的。从10岁起，他的绝大多数时间，都是在外国度过的，是在奔波之中度过的。



从进入德国克罗施勒学校的那一天起，斯坦因似乎意识到了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，也知道了自己所需要的知识、胆识和能力。他开始按照一个探险家的形象，刻意打造自己的品格和毅力。

克罗施勒学校虽然是所小学，管理却非常严格。10岁的斯坦因，别看从小娇生惯养，却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孩子。不久，他就把对亲人的思念，放在了次要位置，和同学融为一体，全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学习。

在德累斯顿上学期间，斯坦因充分地展现了学习语言的天赋。克罗施勒学校是一所国际性的学校。多种语言课程的开设，多国籍师生的交流，为斯坦因学习语言创造了良好的环境。在这里，斯坦因学会了希腊语、拉丁语、法语和英语。加上从小学会的马札尔语和德语，他实际上已经掌握了6种语言。对一个10多岁的孩子来说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，也是老斯坦因所期望的结果。

在德累斯顿上学期间，斯坦因还有一个影响了他一生的嗜好，那就是研读古代地理方面的书籍。短短几年的时间，他几乎翻阅了克罗施勒学校有关古代地理的所有藏书，积累了有关古代地理的大量知识。正是由于这个嗜好，为他今后成为一个杰出的探险家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也使他受益终生。

在克罗施勒学校读书时，斯坦因已经显示出勃勃雄心。那时候，他崇拜的偶像是征服过半个地球的亚历山大大帝。一个马其顿人，能率领千军万马，横扫半个地球，建立东起印度河，西至尼罗河和巴尔干半岛的亚历山大帝国，这是幼稚的斯坦因所不能理解的，同时又是他向往不已的。

亚历山大大帝，在斯坦因小小的心灵上，埋下了欲望的种子。他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世界的野心、霸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，砥砺自己的意志，锻造自己的灵魂。他渴望有朝一日，自己也能成为亚历山大那样的英雄，率领千军万马，横扫世界各地，创造人间奇迹。

亚历山大大帝对斯坦因的影响，意义是深远的。从斯坦因60余年的探险生涯中，几乎处处都能看到亚历山大的影子，看到那种亚历山大式的野心、霸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。当然，他还有亚历山大身上所没有的东西——圆滑和乖巧。而这一点，又是斯坦因生来具有的东西，是一个我们还不知道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。

斯坦因不仅是一个亚历山大迷，还是一个亚历山大野心、霸气和精神的实践者。

正是这种征服世界的勃勃雄心，成了斯坦因学习多种语言、学习各国历史地理的内在动力。

三 人生目标

1877年，斯坦因完成了克罗施勒学校的学业，回到了家乡。不久，他进入Luthern语言学校学习。这所学校，相当于一所中学，也是一所名校。

在Luthern语言学校学习期间，斯坦因并没有忘记亚历山大。他没有忘记亚历山大的野心，也就是没有忘记自己的雄心。在Luthern语言学校学习期间，他是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的常客。除了为上大学做准备，学习那些必修课外，一有时间，他就钻进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。在那里，他看到了大量介绍东方的书刊。

19世纪后半叶，西方发达国家瓜分东方、争夺势力范围的争斗，你死我活，如火如荼。中亚、南亚和中国的西北部，更是众多西方发达国家注目的地方。当时，印度（包括后来的孟加拉国与巴基斯坦）和阿富汗的一部分地区，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。从1865年起，沙皇俄国先后侵占了中亚细亚最大的封建国家浩罕汗国、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，同时，两只北极熊似的眼睛，盯住了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和阿富汗等地。中亚地区，一时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。每天，西方各国的报刊上，都刊载有介绍东方的文章。那些文章，或真或假，或实或虚，描述着东方的政治经济、山山水水、风土人情。那些文章，如一堆堆烈火，烧烤着西方青年的血，又像一个个煽情的女郎，挑逗着西方青年的心。

现在来看，当时西方报刊介绍东方自然和文明的很多文章，不管作者的立场是什么，出发点是什么，其作用往往是一样的，那就是证实了一个观点：东方有取之不尽的财富。向外扩张，寻找新的发展空间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基本特征，也是当时西方世界的心理特征。到异国他乡寻找财富，是那个时代西方的时髦，也是那个时代西方青年的最大愿望。那些介绍东方的文章，赶的就是这种时髦，自然迎合了西方青年的这种愿望。

斯坦因作为一个西方的热血青年，作为一个心中装着亚历山大式的野心、霸气和不屈不挠精神的青年，在那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，看了那些介绍东方的文章，能不心动吗？



是的，斯坦因心动了。东方的财富，东方的神秘，如一块巨大的磁铁，吸住了斯坦因的心。

斯坦因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。他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，整个脑海里，装的尽是东方神秘的国度。一个日日夜夜，他在印度、波斯、中国的山川大漠中神游。

也许，就是从那一刻起，一个强烈的愿望，开始撞击斯坦因的心头：到东方去，到印度去，到波斯去，到中国去！去一个个神秘的国度，寻找财富，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

在 Luthern 语言学校学习期间，斯坦因把大量的时间耗在了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。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图书馆关于印度、波斯和中国的所有藏书。

最让斯坦因兴奋不已的，是在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，看到了洛克兹撰写的东亚探险报告。从那份报告中，他第一次知道了中国的敦煌，知道了神秘的莫高窟。

从此，斯坦因到东方去的念头，愈加强烈。

中学毕业时，斯坦因已经长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。

这时的他，身高大约 1.64 米。他身材不高，却很结实。他继承了母亲的眼睛和鼻子，又继承了父亲的嘴巴，长相英俊，两眼炯炯有神，浑身都是勃勃朝气。

中学毕业后，按照当地学生的习惯，要到不同的大学去听课，以便选择将要报考的大学，选择自己的专业和导师。斯坦因也不例外。由于他的志向是到东方去，所以，他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到奥地利的维也纳，又到德国的莱比锡，不时转换地方，去几所大学听东方学专家的讲座。

后来，斯坦因进入维也纳大学和蒂宾根大学学习。在大学，他先后从师于维也纳大学印度语言学教授乔治·比勒和蒂宾根大学印欧语言学教授鲁道夫·冯·罗特。

1883 年，21 岁的斯坦因，圆满完成了学业，从蒂宾根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。

斯坦因上大学期间，从导师那里学会了梵文和波斯语，也接触了更多的介绍东方的书籍。通过几年的学习，他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崇拜的偶像亚历山大大帝，同时也认识了两个让他终生难忘的人：马可·波罗和玄奘。

马可·波罗是威尼斯旅行家。约于 1271 年经两河流域、伊朗高原，翻越帕米尔高原，来到中国，1295 年末返回威尼斯。他的著作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，描述了



▲ 玄奘负笈行旅图

东方的神秘国度和无数让西方人瞠目结舌的事物，一度风靡西方各国。斯坦因第一次读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，就被书中描写的情景迷住了。他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沿着马可·波罗的足迹走一走。

玄奘又叫三藏法师，俗称唐僧。他于 629 年（唐太宗贞观三年）赴天竺等地游学，645 年（贞观十九年）回到长安。他的著作《大唐西域记》，记述了大量印度、尼泊尔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的历史地理。如果说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给斯坦因的是惊奇，那么，《大唐西域记》给他的则是震撼。斯坦因是从从事东方学研究的研究生，《大唐西域记》对印度、尼泊尔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记

述的精确性和丰富性，震撼了他。

人生的目标，有时要通过漫长的岁月，经过无数的挫折，才能逐渐确立；有时，也会在一夜之间确立。斯坦因真正的人生目标，也许是在一夜之间确立的。如果是在一夜之间确立的，那么，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，就是其催化剂。在此之前，到东方去，只是他的一个愿望，甚至是一个比较空泛的愿望，还不是他人生奋斗的目标。从这时起，在整个时代气候的影响下，在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和《大唐西域记》的感染下，到东方去，通过自己的探险和考古，去寻找、印证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和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记载的那些历史地理，让历史湮没的辉煌，重现于自己手中，已经成了他实实在在的人生目标。

斯坦因在蒂宾根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，同时得到了导师鲁道夫·冯·罗特教授的高度赏识。鲁道夫·冯·罗特是研究印欧语言比较学的权威，也是宗教学和



古梵文方面的权威，在西方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威望。在他的鼎力推荐下，斯坦因得到了匈牙利政府提供的津贴，远赴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，进行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。

1884年，斯坦因风尘仆仆地来到英国伦敦，开始东方语言和考古方面的博士后研究。这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。

在伦敦期间，斯坦因认识了三位既像慈父，又是恩师和挚友的大人物。

斯坦因认识的第一个人，是匈牙利科学院通讯院士西奥多·杜卡博士。此人是匈牙利的流亡者，逃到英国，成了英国人。他曾在印度军队和地方行医多年，官至上校军医，已经退休在家。

杜卡是个印度通，也是一个印度迷。在他的引荐下，斯坦因又认识了另外两位老人：亨利·罗林森爵士和亨利·玉尔爵士。

这两位老人，曾作为英国侵略军中的一名普通士兵到达印度，也都是显赫一时的印度理事会的老人。作为不可一世的侵略军中的一员，必然有其丑恶的一面。他们在印度以至中亚的所作所为，笔者不敢恭维。他俩都曾得到英王赏赐的“骑士”封号。在大英帝国急速扩张的时代，一个英国士兵要想在自



▲ 中年时的斯坦因